



中篇小说集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



2 041 6128 1

中篇小说集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编辑组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中篇小说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天 津 新 华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字 数 516,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23 $\frac{1}{16}$ 插 页 2

1984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4 年 4 月 天 津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29,000

书 号 10019·3603

定 价 2.20 元

编 选 说 明

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各民族的文学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不仅经济上逐步摆脱了贫困和落后状态，而且文化上也获得了新生，一批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者正在成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民族文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检阅粉碎“四人帮”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奖大会。获奖的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十个门类的一百四十篇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八个民族的一百三十八人。为了把这些获奖作品推荐给广大读者，同时也为了便于各兄弟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借鉴，我们编辑了这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分《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电影·戏剧文学集》、《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散文集》、《诗歌集》和长篇小说《瀑布》、《巨变》、《幸存的人》、《骑兵之歌》、《淮海大战》、《格桑梅朵》、《战斗的年代》等十二册陆续出版发行。

61-2/10

1

通过这套丛书，我们看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为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同时，也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祝愿各民族的作家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增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和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甜甜的刺莓	〔土家族〕孙健忠(1)
阿勒克足球	〔回族〕张承志(146)
闺中悲事	〔朝鲜族〕金溶植(190)
槟榔盒	〔壮族〕农 穆〔汉族〕杨 军(310)
争 执	〔哈萨克族〕巩盖·木哈江(423)
侗家人	〔侗族〕滕树嵩(550)

甜甜的刺莓

〔土家族〕孙 健 忠

摘一捧家乡的刺莓，给远方的朋友。朋友说，这刺莓实在太酸涩了，……

—

那天夜里，月亮很好，毕兰大婶叫竹妹去后园摘几个南瓜，拿回来剁烂，放镬锅里熬熟，好喂那养在栏里的两头架子猪。竹妹应了声，提个竹背篓，往里放把菜刀，毛辫子一甩，到后园去了。

毕兰大婶坐在屋里等，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心里有点儿起疑。架子猪在隔壁打栏，饿得嗷嗷叫。鸡进了笼，时而拍几下翅膀，时而低声絮语。“唉，这背时的女儿……”毕兰大婶埋怨着，起了身，想去后园看看。茅草发得好快啊，才几天没薅，就差点把这条通往后园的小路封满了。正是瓜熟时节，土洞里的老蛇耐不住热，常在这时候溜出来歇凉的。毕兰大婶走得很小心，生怕踩了蛇尾巴。晚风起了，落下来几片椿木叶，纺织娘和蛐蛐儿躲在什么地方叫。这后园小小的，只有几床晒簟那样宽，四围栽满了叫做“鸟不歇”的刺，当中留了一扇窄窄的园门。这是毕兰大婶和竹妹常常来的地方，每天早晚，她们

来这里挖地，整土，打菜秧，浇水，泼粪尿，薅草和捉虫；快到吃饭时候，她们先把炒菜的锅子烧红，然后来这里扯大蒜和胡萝卜，摘四季豆和苦瓜……

现在，毕兰大婶是来后园找她的女儿，看看竹妹为哪宗摘了这么久的南瓜？走拢园门边，听见里头有人悄声细气讲话，老人家觉得蹊跷，是哪个绕开她的前门，又在这样的时候，溜进她屋的后园里来了？尖起耳朵听听，那声气太小，听不出落头。她抬起一只手，推了推，园门“吱嘎”响了，开了。眼前，出现一个翠绿、丰饶的瓜豆的世界，瓜棚边，月亮底下，显出一高一矮两个紧紧挨在一起的人影。毕兰大婶认得出，一个是竹妹，一个是寨里名叫三牛的后生家。园门的响声惊扰了他们。他们象挨了吓的兔儿，赶紧分开身子，可是碰巧得很，竹妹的辫子绞在三牛胸口前的衣扣上了。他们慌了手脚，越扯越紧，越解越不得脱。几多难为情啊！若在白天，那两张红到耳朵根的脸盘儿，那种慌乱的落魄的样子，不晓得有几多好看呢。

毕兰大婶想退出园门已经来不及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使毕兰大婶惊愕、不安，直至有些骇怕。她一时还很难判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作阿妈的，到底该支持还是该阻止？这阵子，她该在这里留下来呢，还是该马上就走开？

“阿妈！”竹妹把脸盘儿藏在阔大的瓜叶底下，怯怯地小声叫。

“呵，竹妹，”毕兰大婶平和地说，那神气，好象没有看见三牛，更没有发现他们那副尴尬的样子，“我要你来摘南瓜……我在屋里等了好好久……猪饿得打栏，嗷嗷叫呢。”

“阿妈，三牛找我有点点事，他想学算盘，问我有没有

‘九九归’口诀……”竹妹向毕兰大婶解释，但是她真的把摘南瓜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呵，三牛也在这里。”毕兰大婶仿佛这时才发现三牛。

“大婶娘，”三牛躲在月亮照不到的荫处，勾起脑壳，喉咙小得象蚊子叫。他象做了一桩甚么对不起毕兰大婶的事，现在，必须拿行动来补偿了。他从吊满粉冬瓜的瓜棚下走出来，拿起竹妹的放在竹背篓里的菜刀，去割瓜藤上长老了的皮子乌红的南瓜。

“竹妹，”毕兰大婶说，“你自己动手，莫劳烦三牛哥了。”

竹妹听了阿妈的话，走拢三牛身边，去接他手里的菜刀。三牛不肯，一口气割了三个大南瓜，搬到瓜棚边，放进竹背篓里。

“你莫背，让竹妹背。”毕兰大婶阻止正要背竹背篓的三牛。

“有好重的，她背不起。”三牛说。

“才这么点点重，哪里会背不起呢？”

“大婶娘，我背也一样。”

三牛用力站起来，反手把竹背篓端正，提起脚，往园门外走。毕兰大婶跟着。竹妹走在最后。他们都不出声，各人想各人的心思，三双大脚板在松软的泥土上嚓嚓响。回到堂屋里，三牛放下竹背篓，扯衣袖擦干额门上的汗水，打算跟毕兰大婶和竹妹告辞。

“大婶娘，你忙，我回屋去了。”他说，借着楼门口的一片月光，悄悄望竹妹一眼。

“嗨，你这样急做什么？”毕兰大婶挽留，“坐下嘛，水都还没有喝一口呢。”

竹妹没有帮阿妈留客。当三牛起身的时候，她又碰见他投

过来多情的一瞥。她心里打鼓，嘤咚嘤咚响，阿妈送三牛出门，讲了些什么话，她一句也没听进耳朵眼里。

二

月光落满了寨路。凉浸浸的夜风，送来醉心的桂花香。坡脚下，小溪潺潺流，碾子屋边的“水打鼓”，被流水冲动，嘤咚嘤咚响。路边上，早熟的板栗炸开了刺球球，落下壮实的硬果。仰脸看，月亮好大，好圆，好明光；月轮里的桂花树好清晰，好迷人。啊，这甜蜜的桂花香，是不是从月亮上吹来的呢？树丛里的雀鸟，被三牛的脚步声惊吵，在窠里不安地转动、呢喃。三牛停住脚，听了听，没有听懂它们的悄悄话。啊，它们是不是也有什么快活的事？发现有人注意它们，是不是也红脸呢？难为情呢？若是这样，那就赶快离开这里吧，不要再惊扰它们吧！

三牛的家在山边上。他有一栋矮矮的没有楼的木屋。这屋的成员，除了他，还有一只黄狗。这阵子，黄狗听见三牛的脚步响，迎上来，摇着尾巴，很热情地在三牛身边蹦。三牛勾勾腰，抱起这位老伙计，很亲热地搂它。若在往常，他就把它抱回屋，放在地楼板上，拿包谷粑和烧熟的红苕喂它。今夜里，三牛没得这个兴头，也不想进屋去。月亮多美啊，他真愿整夜陪伴它，哪里舍得把它关在屋门外呢？

他放下黄狗，撵开它，一个人到后山上的松杉林里去了。这里的景致实在好，直挺挺的树干，鲤鱼刺一样的杉木刺，马尾巴一样的松针，碎银一样星星点点的月光，黑沉沉的山影，都象在朝他笑，引起他一种甜滋滋的感觉。有一回，是在这坡坳上捡菌子吧，不留心，他的脚拐被杉木刺戳烂了，流了好多的

血。也在坡坳上捡菌子的竹妹，竹篮子一甩，很惊慌地跑拢来，望着他的脚拐说：“哎呀，这是怎么的了？”他说：“被杉木刺戳了下，不要紧的。”竹妹说：“我帮你看看。”她不顾忌许多双姑娘家和后生家的眼睛，蹲在地上，很过细地查看他的伤口，“嗨，还讲不要紧呢，杉木刺都卡进肉里了，它若在肉里烂了，会痛死你的。你莫动，我帮你挑出来。”她真的拿下一根别在衣袖上的缝衣针，帮他挑掉了杉木刺。可是没有等他说一声“多谢”，她就跑回到姑娘家的堆里，继续去捡那些长在松树根边的鲜嫩的菌子……

又有一回，寨子里的年轻人相邀，一齐到这坡坳上来砍柴。他和竹妹当然也来了。才砍一歇，竹妹就走拢他身边，拿讨教的口气说：“三牛哥，我的柴刀砍缺了，把你的柴刀借我用下吧！”“要得。”他应了声，将柴刀递给竹妹；但是竹妹没有接，她的眼睛望着他的眼睛，好象有什么话说，又好象什么都不必说，你三牛哥也该懂呀！“柴刀，你拿呀！”他并不懂。到后竹妹说：“三牛哥，我拿了你的柴刀，你拿甚么砍呢？”“等你砍起了一背柴，我再来砍。”“唉哟，那又怎么好？”“我今天索性不砍了，明天再砍。”“更加要不得了，这不是救了蛤蟆饿死蛇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有什么别的主意呢？“三牛哥，”竹妹望着他的眼睛说，“你看这样要得要不得？我们共一把柴刀，打伙砍，一个砍柴，一个就捡柴、捆柴，……”

这是他和竹妹劳动上的第一次合作。

对于一个姑娘家的稍稍过分的热心，他懂，但是他不在意，他不敢去想。他有什么权利去爱一个姑娘？况且，还是寨子里的一个顶乖的姑娘，阿妈又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是闻名全州的劳动模范。如今，无论什么事都要讲政治条件，他三牛政治条

件怎样？唉，他的政治条件太差了，太差了。论成分，他家是贫农，可是阿爸是在大跃进的那年自杀死的。自杀死的，又在大跃进的时候，这问题可就大了；他那时还小，什么都不懂，只记得有一天，烧夜火的时候，从公社水库上回来一个人，站在他的屋门口，递给阿妈一个褡裢，说：“这是你三牛阿爸的衣裤，他今早在水库上死了。”阿妈哭，打烂了提在手里的泔水桶。他箍着阿妈的脚杆，跟起哭。过了好久，他才听阿妈讲，阿爸是正在挑土的时候，突然发病了，晕倒在烂泥里。唉，那样冷的天，北风好紧，还有雨夹雪，公社领导却要他们脱光衣服，打“赤膊战”，显出劳动的干劲，县里领导看了，可以得表扬呢。阿爸困在烂泥里爬不起，公社领导就骂他是懒家伙，是装病，不准医生开药单子，也不准工地食堂拿饭给他吃，“哼，你既然得了恼火病，土也挑不动了，还要吃什么饭呢？”他们还开会斗争阿爸，……阿爸憋不过，寻了短路。又过了两年，因为饭食不足，阿妈得了水肿病。那天清早，阿妈没有起床。阿妈手脚最勤快，总是天不亮就起来，剥猪草，挖园，去队里出早工，……今天怎么困起晏床来了？他走到床头前，喊阿妈，阿妈不应；摇阿妈，阿妈不动。原来阿妈已经死了，悄悄离开儿子，到阴间里寻阿爸去了。

他成了孤儿，若不是有毕兰大婶和寨里的社员们关顾，哪里成得了人呢？他是生产队的儿子。他把生产队当作自己的家。队里的会议，集体的劳动，夜校里的学习，如一阵阵春风化雨，在他的心田里播下了理想的种子。怀着一种神圣的心愿，他向共青团枹木寨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在团员大会上，他简短地谈了自己要求入团的动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团员们认为他的话符合实情，希望他改正缺点，接受了他的申请。

但是出于大家意料，公社团委没有批下来；没有别的缘由，只因为他阿爸是在大跃进那年自杀死的，他现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这是个立场问题哪；如果他同情他阿爸，那，对党和社会主义就会有对立情绪，甚至产生仇恨。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共青团员呢？

过了好久，他才转弯抹角地听说这个事。那时候他好懵懂啊；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一个光荣的共青团员，他无比快活，觉得太阳比平日更亮，天空比平日更蓝。上坡做工夫，他恨不得挑两三个人的担子，一天做两天的事，多多为集体创造财富。他暗暗下决心，从今起，无论生产上，学习上，推广新技术和优良品种上，他都要起到一个团员该起的带头作用。但是严酷的现实轰垮了他的幻梦。他有生以来遭到第一次沉重的打击。阿爸死的时候，他还不懂事，现在他已经懂事了。他惊呆了，发现阿爸的死居然会对他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甚至要影响到他的一生。溪涧里的流水，冲得开溶山湾边的岩脑；夏至边的季风，吹得散坡巅上的雨脚云；如流水、季风一般的岁月，就永远也洗不净人世间的变故吗？他开始冷静地想，对阿爸的死，他究竟该负什么责任，无论对阿爸还是对社会？当然的，阿爸寻短路，他是不同意的，很反对的。但是，就凭这个错误的行动，阿爸就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吗？自己就该痛恨阿爸，要从思想上同他划清界线吗？别人就永远也不能原谅阿爸、并且连他的儿子也不能原谅吗？

他想出门去当兵。既然别人不能原谅他，那他就离开这里吧；如果到了前线，他愿意冲在最前头，一口气攻下五个、甚至十个碉堡；就算拿自己身体去给战友们垫路，堵敌人的枪眼，他也舍得。但是他很快又发现，这完全是一种空想。怎么

可能呢？当兵掌枪杆子，比入团的条件还高，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人呢？

最使他伤心以至极端痛苦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有天，公社武装部长来到枹木寨，召开一个“黑五类”子弟会议。他也被当作“黑五类”子弟召去开会，受教育。第二天，他甚至变成了“五类分子”，叫去听了半天“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训话。那是冬腊天，队里开会要烧柴火，每个“五类分子”要缴两百斤烤火柴，他也按这个规定缴了柴。武装部长作了这样的解释：他阿爸既然死了，那就该由他接替。若不然，再过许多年，到了“五类分子”都死光的时候，哪里去找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呢？要不是毕兰大婶放肆拦挡，同武装部长争了一气，他还要被戴上白纸扎的尖帽子，和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分子们一路，敲着小京锣，到公社里的好几十个寨子去游寨呢。

现在，他必须来给死者负责任了；死者欠的帐，儿子偿还，有什么不该？他不责怪阿爸。阿爸若晓得他的死会给儿子添这样多罪孽，他也许不会这样死了。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一切他都准备不出声地忍受。他远远地躲着寨子里的人，离开了大家。除了吃饭、做工夫、困觉，别的他都不想。有时候，他悄悄到这座松杉林里来，躺在柔软的落满一地的松毛上，望着跳跃的自由自在的松鼠，什么也不想。他可以这样呆一整天。

但是社员们没有嫌弃他，去年冬里，一口声选他当生产队长。他死活不肯当。多亏毕兰大婶开导说：“三牛，大婶娘晓得你的心思。莫多心了，众人信得过你，大婶娘也信得过你。别事大婶娘作不得主，这事我作主了！”他这才勉强应承下来。当然的，他不能再象以往那样时时躲开大家了。他从松杉林里回

到社员们中间，开始为大家的衣食操心、劳碌。

他已经到了懂得爱一个人、同时也需要一个人来爱的年岁了。当他察觉到竹妹对他好象有那么一点意思的时候，他却惊惶极了，害怕极了。哪里会呢？一个出身很好、长得又乖的女共青团员，会爱上一个象他这样的人吗？不会，绝对不会；这完全是自己的痴心，自己的妄想。在入团、参军好多事情上，受过一回回厉害打击的年轻人，哪里肯相信，在自己的生活中，还会有什么幸福的事情发生呢？

今天傍黑，他吃过夜饭，没有别的事。他因为家口少，缺泔水，也缺工夫，没有喂猪，用不着去剥南瓜煮猪泔。他记起有几样事，生产队的预分方案如何搞，别的队能不能匀出来一张打谷子的庖桶，要去问一声大队党支书毕兰大婶。同时，他想学打算盘，可以顺便问竹妹有“九九归”口诀没有。竹妹上过初二，不会没有的吧？

他踏着水银一样的月光，走到毕兰大婶的屋门口，在香樟树下，碰到了提起竹背篓从屋里出来的竹妹。

“是三牛哥，”竹妹说，“吃过夜饭了吗？”

“吃过了，”他说，“竹妹，大婶娘在不在屋？”

“在屋。你找我阿妈有事？”

“嗯，有事。我还找你……有一点点事。”

“找我有啥事？”

“我想学打算盘，不晓得你这里有没有‘九九归’口诀？”

“我有。你想学打算盘吗？那好，我把算盘也借你用。”

“算盘我自己做了一架。”

“你晓得做算盘？”

“我拿红桐木做架，山竹竿做桥，栗木子做珠珠。”

“你好能干的。三牛哥，我要到后园里去打个转身。你陪侍我一下好不好？”竹妹大胆地发出了邀请。

“后园？你去后园做哪样？”

“阿妈要我摘几个南瓜回来。”

“我没得空。你快到后园里去吧。我还要问大婶娘预分方案如何搞？快要打谷子了，队上还缺一架庖桶，……”他唐突地拒绝了竹妹的邀请。

“三牛哥，这么点点忙，你也不肯帮吗？虽讲是大月亮天，我一个人到后园去，还是怯怯的呢。你找阿妈有事，等下子转来就迟了吗？”

看来不答应是不行的了。他只好跟在竹妹背后，往后园里走。到了后园，竹妹放下竹背篓，没有勾腰和伸手去翻那些困在地上、被藤叶掩盖着的南瓜。她偏绕过一块辣子地，走到冬瓜架下，欣喜地招呼着说：“三牛哥，你快来看，冬瓜长得好快哟，一个个只怕有纱箩大，吊起吊起的，都上粉了！”

等他走过去，还来不及好生看那些吊起吊起的冬瓜，竹妹又仰起脸盘儿，指着刚从灰云堆里爬出来的月亮，快活地说：“三牛哥你再看看，今夜的月亮巴巴好大哟，好圆哟，好亮哟，嘿，它好象在朝我们笑，朝你，也朝我……”他猜不透，竹妹为哪样这么欢喜？单独同一个姑娘一起，又在夜里木楼以外的地方，对他来讲，还是头回。他紧张得厉害，心跳得厉害。平日，他一连搭好几根田坎，也没有这么喘。

“三牛哥，你又不是哑巴，怎么口都不开？”竹妹偏起脑壳望他，等他回话。

“是的呀，”他慌忙说，“今夜的月亮是有好大，好圆，好亮。”

“在这样的夜里，你心里不觉得很快活吗？”

“是很快活。”

“你心里准定在想甚么吧？”

“我甚么也没有想。”

“平日里，你也是这样吗？一点事情都不想吗？”

“不，平日里，我在想队上的事。我想把杂交包谷搞成器，社员们多有些收成。”

“唉，”竹妹轻轻叹了口气，埋怨着说，“你的心就只这么一点点大？除了杂交包谷，别样事半点都装不进了吗？”

“哪有什么别样事呢？”

“嗨，你莫装样子了，尽装样子给哪个看？”竹妹有点儿气恼地说，“你准是以为，别个看不起你，嫌弃你。是不是这样的？”

“……”他勾起脑壳，不敢答话，心里象打鼓一样咚咚响。

“若有一个姑娘家，看得起你，不嫌弃你，你心里头也装不落她吗？”

“这号姑娘家不会有的。”

“有。”

“日子久了，她就要反悔的。”

“她不反悔。”

.....

幸福的事情意外地发生了，火一样热的诺言，熔化了铁一样硬的心。圣洁的月亮啊，人们常称誉你的慷慨和公正，但在今夜里，你能为他们作媒证吗？